

人生期盼

孙以煜

苒妮儿近日一直带着期盼,不住地念叨:“马上就到‘六一’了!”“‘六一’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好奇地问。“我的节日呀!”苒妮儿急切地说。我猛然醒悟,苒妮儿今年六岁,九月就要入学了。入学,不就是人生儿童阶段的开始么?作为儿童,从此便开始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有了和这个节日相关的所有期盼。

我的第一个“六一”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东北边陲一个兵工厂子弟小学度过的。那天,全校要在我们这个新入学的孩子们中间发展第一批少年先锋队队员,并在全校师生面前,组织入队宣誓,但名额有限,全班50名新生,首批入队,只有8个名额。那一阵子,每天放学后老师都要留三五名学习表现好的学生,进行入队前教育。有一天,老师留下来的学生中有我了!我还记得,没点名的同学呼啦啦走出教室,我却两手背在身后,身体笔直,一动不动地盯着老师讲课时站立的位置。我成了六一儿童节第一批宣誓的少年先锋队队员。多年以后,我人生的所有积极进取,都有这次入队给我的心理暗示。

苒妮儿爸爸鲁西的第一个“六一”我记不得了,但记得他小学六年级毕业前的那个“六一”。这可是他儿童时代结束,进入少年的关键“六一”啊。期间,学校要进行小学毕业前的期中考试,单科要计入毕业成绩。这时的鲁西已经是《儿童电脑世界》杂志的特约小作者,已经有《我赞美黑客》《黑客是促进电脑技术不断发展的潜在动力》等多篇文章发表。他迷恋网络,脑中已经全然没有了考试。因此,考试前一天晚上,他在网吧通宵未归,期考落败,可想而知。我那时已辞掉公职沦入商海,对儿子有疏于教导之过,但对鲁西迷恋网络技术却另有自己的看法。所以,考试落败之后,我和他说了一番话:“过了这个‘六一’,你的儿童时代就结束了。作为一个少年,你从现在开始就要有自己的发展方向。我不指望你在学业上与其他孩子一样出类拔萃,但你的志趣一定要和你的发展方向密切关联。比如你对电脑技术的迷恋,我不反对,但前提是,在保证兴趣方向的同时,文化基础课程必须要完成。”这次考试对鲁西触动很大,也成了他奋起直追,完成中学基础教育的动力。我不知道,鲁西这次经历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对网络技术的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的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延续到他毕业后成为央视国际网络电视台的网络技术工程师。

那么,苒妮儿呢?她带着期盼,期待着“六一”的到来。这个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六一”,又能给她的未来留下些什么?而我所有的期待,却变得日趋简单起来,那就是,愿苒妮儿们的童年,就像天然的花朵,只要健康,快乐,自然,幸福,就好。

美好如初

姜燕

对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人来说,有关童年的记忆无疑是深刻的。因为是双职工家庭,家里又有两个孩子,相较于那些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一大家子的家庭来说,我们已经是幸福的孩子了。但那是一个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穿上一身新衣服,吃上一把瓜子花生,一颗糖抵在嘴里甜很久,一不小心咬碎了会懊悔一整天的年代。

有着深刻记忆的两个六一儿童节。妈妈给我两毛钱,我攥着钱一路小跑到新华书店,买一本厚的或两本薄的小人书,然后躲到一个犄角旮旯一口气看完,第二天再拿到学校显摆一下,让要好的小伙伴们传看,转一圈回到我手上的时候,书早就面目全非了。有时候恰巧赶上母亲去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出差,会给我们带回一包动物饼干或者橘子味儿的水果糖,心里那个美呀,满口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满眼的电灯是那么明亮,感觉离楼上楼下家家通电话的好日子也不远了。

有了孩子之后,过“六一”成了全家人最盛大的节日。给女儿换上早就买好的公主裙、小皮鞋、白袜子,再梳两根漂亮的小辫儿别上好看的发卡,送到幼儿园门口,看着她蹦蹦跳跳跑进去,总会不自觉地感叹: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啊。上午是幼儿园的联欢会,下午就是家长们自由发挥了,公园里各种游乐项目玩一遍,一遍不尽兴就重复一遍,然后陪着她一遍又一遍地看喜欢的动画片,女儿大段的台词张口就来,模仿得惟妙惟肖。

转眼间,长大的闺女迈进清华园读博去了。转眼间,变老的我即将退回到家里读书画画弹古琴了。而六一儿童节,却一年年一代代地如赤子般纯真美好。



《龙的传说》 李佳怡(9岁) 作

三代人的儿童节



《后羿射日》 朱亦臣(10岁) 作



《幸福花园》 包译铭(10岁) 作



《为太原加油》 韩佩珊(8岁) 作

快乐时光

王亚中

每个年代的六一儿童节,都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着。过节的形式与心态,都不一样。

儿时最快乐时光,无疑是“六一”。这是一年里一个重大兴奋点,因为这一天一定是痛痛快快地玩耍的日子。我的童年或“六一”几乎没有玩具的概念,因为根本没见过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玩具,陪伴我的只是些泥呀土呀,烟盒树枝半砖铁环沙包之类的。手边啥也没有的时候,就开心地奔跑跳跃。更多的日子,我是在学画中度过的,课后美术组,周末少年宫,包括过“六一”,我都在画画。那时总有个不太清楚的梦,就是要做个会画画的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那个年代,我们叫“特长”。

六一儿童节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了,女儿的到来让我重新见识了下一代的文化指向和梦想。闺女的童年,几乎是在写作业和加课补课中度过的,“六一”到了,我们也就带她去趟公园,玩个简单的机械玩闹,买点平时不曾吃的零食,兴奋一下,再匆匆回家写作业、写作业,直写到孩子不再惦记“六一”只注意高考。女儿北大毕业后又赴海外工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她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也晋升为姥爷。

在我眼里,孩子们天天都是节日,只愿他们开心过好每一天,努力学习,永无止境,和谐,和平,文明,为共同维护我们的地球家园而努力奋斗。

感念纯真

乔乔

又到“六一”,我开始寻找记忆中的儿童节。想,哪一天我戴上了飘扬的红领巾?哪一天父母为我准备了节日礼物?想啊想,我惊讶地发现:还真没有过与六一儿童节相关的记忆呢!

我上小学的年龄正值“文革”。那时候初中生和小学生都在同一所学校里,只分高年级、低年级。印象中高年级停课了,我们低年级的小学生们就在家休息。然后复课、停课,反反复复的,一学期就过去了。我的父母工作太忙,不是下乡就是早出晚归,从来没有时间和精力来陪伴我们。匆匆间,我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和我的童年挥手道别了,却没了“再见”。

练习六一儿童节的所有功课从我的幼儿园开始,这一天一定是他们最热烈、最隆重、最有仪式感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儿子都会带给我一个最美好的礼物:那是来自幼儿园或学校的表彰——也许是一朵小红花,也许是一张奖状。做家长的也必定会在这一天之前就准备好最隆重的礼物送给孩子,这个礼物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从玩具到图书到更先进的电子玩具。

岁月总是在不经意间一闪而过,正如一首诗里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记不清从哪一天开始,站在我面前的儿子早已是体格健壮,高大舒展,说起话来音色浑厚,温文尔雅。而我们母子之间的相处其实比这一天更早地就在发生着改变。这个改变就是我的放手。因为,他已经长大到该给自己的孩子买“六一”礼物的年龄了。儿子也在发生着改变,明显地让我、呵护我,我的手机电脑还有许多对我来说总也操作不好的电子产品都是儿子买来送我作生日礼物并不厌其烦地教我使用。前两天还说:“妈,我发现很多美食,咱们以后排着队去吃!”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哄小孩。孩子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更成熟,而已经“成熟”过的我们,却希望自己回归纯真,像孩童一样,纯真地去笑,纯真地去爱。

在我心中,六一儿童节是一个自带歌声、自带光芒、自带色彩的节日。这个节日在我的心灵深处,也是一个永不变色的节日。

人物

经过一番联系、申请,张桂梅于1996年8月调到了丽江市华坪县教书。这一年她39岁。

在丽江教育学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张桂梅就不止一次听说过华坪县。这是一个被金沙江环绕着的地方,与四川省交界,不远处就是几十年前我国实施“三线建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著名钢铁城市攀枝花市。华坪县给人最深的印象有两个方面:气候热、民族多。金沙江从华坪县西进东出,它流过的地方,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理气候——南亚热带低热河谷气候,造就了华坪县所有的山地和河谷都适宜各种热带植物生长。华坪县是一个瓜果飘香的地方,尤其是芒果久负

盛名,是全国有名的芒果之乡。华坪县民族众多,境内居住着汉族、彝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纳西族、藏族、普米族等多个民族,可以说,这里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大花园。在云南,多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分布在山山水水之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云南,还有一个现象,民族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山区,往往同时也是贫困地区。在华坪县,贫困人口也很多。

也许,张桂梅从苍山洱海之间的喜洲一中调到华坪县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她会面临如此多贫困学生和贫困家庭,并且因此改变她的人生。毕竟,喜洲一中地处大理繁华之地,她在苍山洱海之间所过的,

希望出版社

28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更多的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如果不是丈夫突然因病离世,美好生活骤然破碎,她也许会在大理的风花雪月里安然度过恬静而幸福的一生。她来到华坪县,最初也是抱着疗伤的心态,打算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默默无闻地过完一生,在无欲无求的状态里平静地老去。

山西教育出版社

28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宋勇也笑一笑,跟上来递给我一支烟。

牛栏咖啡屋由牛棚改建,设计团队来自中央美院。砖墙,吊灯,木凳,木几,还有原汁原味的松木牛槽,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恍惚看到老祖母在灯下纳鞋底。要了两杯蓝山咖啡,宋勇说喝不惯,我说尝一尝。服务员问是蓝山吗,我差点听成牛

栏山,酒瘾顿时被勾起来。国庆长假,老邓女儿带着孩子从天津回来,给他放了假。老邓不在,宋勇不喝酒,我意兴阑珊。抬头凝视屋顶房梁,仿佛回到乡下,回到温暖的牛棚:

至于牛圈的温暖,恐怕很多人都不会想到,或许,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牛圈的位置偏僻,结构简陋,墙壁和屋顶走风漏气,应该是乡村最冷的地方吧?单从建筑角度来讲,这样的想法并无过错,可有过牛圈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牛圈的温暖既与建筑质量无关,也与牛毛长短无关——虽然牛毛给人的印象总是温暖的。无须绕圈子,牛圈的温暖来自牛粪、粪便和气息,在牛圈里,你不仅可以看到牛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花糕一样铺满多半个牛圈的热乎乎的粪

便,还能感觉到从牛的鼻子和口腔里呼出的粗重且响亮的热气,这沉浮在地面或半空中的混合气息仿佛一股热烘烘的气浪,它与牛的咀嚼声以及昏沉沉的夜色搅拌在一起,便足以驱赶所有的寒冷。每次走进牛圈,我都会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眼前好像浮着一团雾,这雾仿佛从埋在粉坊火炉旁的湿粉缸里浮出的湿气,雾气弥漫,热气腾腾……

这是我写在《失忆者》中的一段文字,半个月前,《失忆者》刚刚获得第六届西部文学散文奖。看到牛棚,不禁想起她来。火苗“噼啪……噼啪……”在壁炉里跳动,土炕烧得很热,汗浸出,毛孔张开,仿佛躺在桑拿房里,舒坦,困倦,却睡不着。

纪实